

劍南詩稿校注



86
I222.744
44
2: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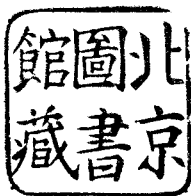
劍南詩稿校注
(一)

〔宋〕陸游著
錢仲聯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B

289436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劍南詩稿校注
(全八冊)

錢仲聯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長沙書屋上海發行所發行 鎮江前進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61.625 字數 2783,000

插頁: (平) 18 (精) 42

1985 年 9 月第 1 版 198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平) 1—4,000 (精) 1—2,000

統一書號: 10186·564 定價: (平) 32.70 元 (精) 40.30 元

86
I222.744
44
7: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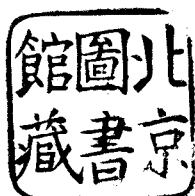
劍南詩稿校注
(三)

〔宋〕陸游著
錢仲聯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B

289489



86
I222.744
44
2:1-8(3)

劍南詩稿校注
(三)

〔宋〕陸游著
錢仲聯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B

289492



86
I222.744
44
3:1-8(4)

劍南詩稿校注
(四)

〔宋〕陸游著
錢仲聯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B

289495



86
I222.744
44
3:1-8(5)

〔宋〕陸游著
錢仲聯校注

劍南詩稿校注
(五)

上海古籍出版社

B479.412

B

289498



86
I222.744
44
3:1-8 (6)

〔宋〕陸游著
錢仲聯校注

劍南詩稿校注

(六)

上海古籍出版社

3484/01



289501



86
I222.744
44
2:1-8(7)

〔宋〕陸游著
錢仲聯校注

劍南詩稿校注

(七)

上海古籍出版社



289504



86
I222.744
44
3:1-8(8)

劍南詩稿校注
(八)

〔宋〕陸游著
錢仲聯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B48090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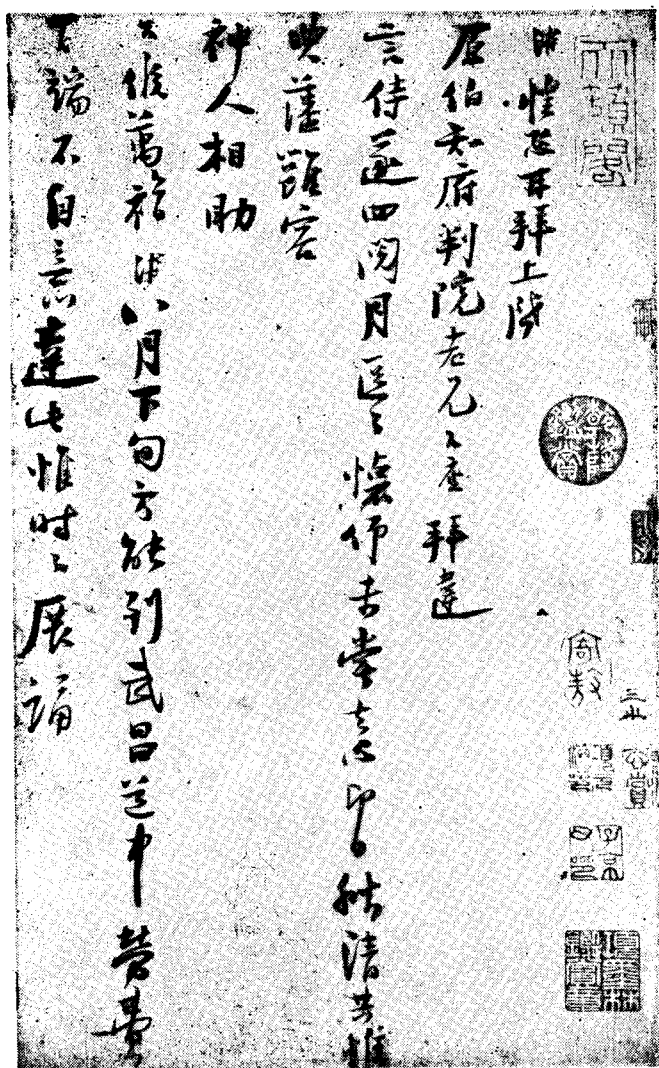
289507





陸游像

——據上海圖書館藏本《山陰陸氏族譜》



陸游手蹟
——故宮博物院藏

前言

陸游（公元一一二五——一二二〇年），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縣）人，是我國古代著名詩人，也是宋詩人中對後代影響很大的人。即使在摹擬漢、魏、盛唐成爲風氣的明中葉，也仍有人贊揚他是「南渡詩人大家」（楊循吉《放翁詩選序》），後七子的首領王世貞也不得不承認他是「廣大敦化主」（《藝苑卮言》卷四）；而他的全集、選集等宋、元刊本，也正是在弘治、正德、嘉靖、天啓年代先後得到了翻刻，擴大了流傳。

陸游一生，正當宋王朝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十分尖銳而尤以民族矛盾爲主要矛盾的年代。他在政治上，堅持抗金，反對投降；主張善政固本，反對敵政蠹民。早年臨安應試，就和秦檜作鬪爭，出仕以後，又和曾覲、龍大淵作鬪爭。張浚都督江淮，他曾力說用兵；王炎宣撫四川，他在幕府參與恢復關中的策畫；韓侂胄北伐，他寄予熱烈的期望。民族鬪爭的風暴，人民苦難的呻吟，反映到詩人筆下，使《劍南》一集，無愧爲那一時代的最強音。

愛國主義精神，是陸游詩思想內容的核心。在南宋的歷史條件下，愛國與否的鴻溝，區分在對北方女真貴族統治集團的南侵是堅持抵抗還是主張投降，對我國的國土是主張統一還是聽任分裂。陸游堅決站在抗金者一邊，他的愛國主義思想，是扎根在現實鬪爭的土壤之上的。

毛澤東同志說：「中華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這種壓迫。他們贊成平等的聯合，而不贊成互相壓迫。」（《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用反抗手段解除民族壓迫，是愛國的正義行動。在陸游詩中看到的，首先就是一生不忘統一、反抗女真貴族壓迫的戰鬥精神和樂觀精神。從早期的《聞武均州報已復西京》到絕筆的《示兒》，其中重要作品，包括直接抒懷、送別、憶昔、投贈、行役、登覽、弔古、飲酒、讀書、看畫題字、記夢、詠物以及樂府雜歌等，題材有多種多樣，而反對國家分裂、「南北會當一」（《僕頃在征西大幕》）的堅定信念，是這些作品的共同主題。陸游詩中的愛國主義精神，還體現在對北方人民期望恢復的深厚同情心方面，不少篇什，寫出了他對女真貴族統治區人民愛國熱情的深切感受。當然，在南宋投降派氣燄熏天的現實面前，詩人的壯志是無從實現的，全集中也有不少表現感傷心情的作品，那是在現實矛盾中所產生的內心痛苦的抒發。然而這和悲觀主義並無共同之點。「壯心未與年俱老，死去猶能作鬼雄」（《書憤》）這是陸游詩的基調。

其次是对南宋投降派苟安偷生的憤怒鞭撻。大地主官僚集團所支配的南宋政權，爲了保持他們在半壁河山內對農民壓迫剝削的階級利益，不惜對敵人無恥屈膝。他們殺害和排擠了抗金的將相，自己在銷金鍋的西湖上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詩人在作品中，對他們作了憤怒的譴責，表現了自己「蓬窗老抱橫行略，未敢隨人說弭兵」（《書憤》）的反投降精神。

陸游詩的主要思想內容，是反映了當時歷史階段的民族矛盾。由於詩人長期的行役和更多時間的退居農村，對人民的苦難生活有較多的接觸，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關懷，所以在全部作品中也包含着

一部分反映階級矛盾的作品，他明白地說出了「富豪役千奴，貧者無寸帛」（《歲暮感懷》）的懸殊生活，控訴了「有司或苛取，兼併亦豪奪」（《書歎》）的血腥罪行。這類作品，和杜甫、白居易、李賀、皮日休、杜荀鶴詩同類主題的精神是一致的。

此外，陸游詩中對當時統治階級內部突出的黨爭問題和由此而導致的不良的政治局面，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陸游祖父陸佃，是王安石門下「絳帳橫經二十年」（陸佃《陶山集》卷三《丞相荆公挽歌詞》）的弟子，一生服膺安石，修撰《神宗實錄》，「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辯，大要多是安石，爲之隱晦。」（《宋史》卷三四三《陸佃傳》）陸游不能不受到家庭一定的影響。他在《歲暮感懷》中說：「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仆而迭起。中更夷狄禍，此風猶未已。」這對元祐舊黨的反對安石和後來冒充安石一派的小人集團的禍國殃民都作了批判。他深有感慨地說到南渡以後，「黨禁興來士氣辱」（《寄別李德遠》其二），「黨禁久不解，胡塵暗神州，修怨以稔禍，哀哉誰始謀！小人無遠略，所懷在私讎」（《北巖》），都是比較正確的認識。

所有這些，體現了陸游詩的積極一面，它長遠以來激動了讀者的心魂。其它描寫生活領域的種種見聞和經歷、朋友骨肉間的情感以及山水風景等作品，佳構名篇也不少。抒情詩方面，如對故妻唐氏的悲悼，對獨孤策、張續等朋友的懷念，寫得真摯動人。寫景詩往往能用錘鍊而歸於自然的筆觸，捕捉形象，情景交融，突破李白、杜甫、王維、柳宗元、蘇軾、黃庭堅、陳與義的樊籬而自闢境界。這不僅由於詩人對自然景色善於深刻觀察，融入詩境，也由於一生行路萬里，腳踏千山，視野開闊所使然。更由於

詩人對祖國壯麗河山具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出現在詩人筆底的黃河、長江、華山、峨山等奇偉雄傑的形象，永遠和詩人愛國精神結合在一起。「老夫合是征西將，胸次先收一華山。」（《過靈石三峯》）這樣的詩句，跟那種有閒階級遊山玩水的消極作品，顯然大有不同。

陸游是我國古代詩人存詩數量最多的一人，在九千首以上的作品裏，正同其他著名詩人一樣，存在封建性的糟粕。作爲一個愛國詩人的陸游，同時又是封建制度的積極擁護者。他詩中表現的忠君思想，被封建統治階級所強調和贊揚，正由於此。在反映階級矛盾的作品方面，也是站在自己的階級立場上說話。在集中，還可以看到一些監督雇農勞動、向農民剝削收租的詩題，把地主的剝削農民，說成是「貸糧助耕耘，客主更相依」（《九月七日子坦子事俱出歛租穀》）的「合作」關係。所以他一生雖然生活在農民起義連續爆發的年代裏，但他對起義並不表示同情，相反地，他是「但願時清無盜賊」（《記老農語》）的。階級局限，給陸游的詩蒙上灰塵。此外，詩中存在的理學語、佛老語、鍊丹、星相、人生如夢、及時行樂等頹廢思想，都是舊時代封建文人所欣賞的東西，而我們必須要嚴肅批判對待的。

從現實生活鬭爭中鍛鍊過來的詩人，在探索詩歌藝術的道路上，是有過曲折的。早期他曾受江西詩派的影響。江西詩派的名稱，起於南宋初期。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與陸游同時，楊萬里還來個「江西續派」的增補。陸游早年從江西詩派的曾幾學詩，自說是「親從夜半得玄機」（《追懷曾文清公呈趙教授趙近嘗示詩》）。趙庚夫題曾幾詩集，也說是「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祖燈傳」（韋居安《梅磴詩話》卷中引）。曾幾則說陸游詩「淵源殆自呂紫微」（見《渭南文集》卷一四《呂居仁集序》）。

《詩稿》中古體如《和陳魯山十詩》、《醉中歌》、《寄黃龍升老》、《過放生池追懷江民表諫議池蓋公所創也》、近體如《看梅絕句》、《二月二十四日作》、《霽夜觀月》、《次韻魯山新居絕句》、《寄陳魯山》、《讀趙昌甫詩卷》等篇，明顯地是學習黃庭堅的。當然，陸游學習的，還不限於江西派。他曾說過「年十三四時」讀陶淵明詩，「欣然會心」（《渭南文集》卷二八《跋淵明集》），「年十七八時讀摩詰詩最熟」（《文集》卷二九《跋王右丞集》），又說「少時絕好岑嘉州詩」（《文集》卷二六《跋岑嘉州詩集》）。於梅堯臣詩用力尤深，稱它為「突過元和作」（《書宛陵集後》），詩題標明為效宛陵體的，就有八首之多。此外，蘇軾、王安石、陳與義詩，對他也有不小影響。更重要的，是繼承李白、杜甫的傳統，同時人周必大就曾比之於李白（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四，周必大《書稿》卷二《與陸務觀書》），劉應時稱之為「前身少陵」（《頤庵居士集》卷一《讀放翁劍南集》）。陸游看待前人詩作，具有後勝於前的發展觀點（見卷四八《夜雨》），而自己是報國無路，「蹭蹬乃去作詩人」（《初冬雜詠》）的，這就使他的創作能大膽越出前人的畛域，特別是江西詩派的畛域。他的友人尤袤在對姜夔評論同時齊名的范成大、楊萬里、蕭德藻和陸游四家詩的時候，就已指出：「是皆自出機軸，豈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為？」（見姜夔《白石道人詩集自序》）而陸游詩轉變的關鍵，在於他中年入蜀時。廣闊的前綫生活，使他的詩作有飛躍的發展。他自己說：「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毬築場一千步，閱馬列廐三萬匹。華燈縱博聲滿樓，寶釵豔舞光照席。琵琶絃急冰雹亂，羯鼓手勻風雨疾。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這裏，他雖然不可能認識到生活的本質，但確已理解到現